宋史/卷2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七 ◄

宋史
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

► 卷二百八十九

任中正

任中正，字慶之，曹州濟陰人。父載，右拾遺。中正進士及第，為池州推官。歷大理評事、通判邵州，改太府寺丞、通判濮州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，遷秘書省著作佐郎、通判大名府。

轉運使陳緯徙陝西，舉中正自代，太宗曰：「朕自知之。」召為秘書丞、江南轉運副使。中正軀幹頎長，帝擇大笏，命內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。至部，歲大稔，民出租賦、平糴皆盈羨。發運使王子輿欲悉調餉京師，中正曰：「東南歲輸五百餘萬，而江南所出過半。今歲有餘，或歲少歉則數不登，患及吾民矣。」乃止。

擢監察御史、兩浙轉運使。民饑，中正不俟詔，發官廩振之。按晉州盛梁獄，論如法。遷殿中侍御史、判三司憑由司。既而有與梁善者，密中之，出為荊湖轉運使。遷左司諫、直史館、知梓州。擢樞密直學士，代張詠知益州。在郡五載，遵詠條教，蜀人便之。知審刑院，出知幷州。遷給事中、權知開封府。

大中祥符九年，拜尚書工部侍郎、樞密副使。馬知節知密院，改同知院事。明年，曹利用為樞密使，復為副使，再進兵部侍郎、參知政事。

仁宗在東宮時，以右丞兼賓客。遷工部尚書。帝既即位，乃拜兵部尚書。中正素與丁謂

善，謂且貶，左右莫敢言者，中正獨營救謂，降太子賓客、知鄆州。中正弟尚書兵部員外郎、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，右正言中師，皆坐貶。頃之，以母老徙曹州，遷禮部尚書。卒，贈尚書左僕射，謚康懿。

初，中正母入謁禁中，與陳彭年、王曾、張知白妻同見真宗，命中正母為班首，且賜坐。中正事親孝，平居簡素，而飲食極豐美。

弟 中師

中師，字祖聖，進士及第，試秘書省校書郎、知平陸縣。真宗將祀汾陰，命陳堯叟判河中府，以經制祀事，辟掌箋奏，累遷著作佐郎，歷知千乘、襄邑縣，改秘書丞。以張知白薦，遂為右正言。中正貶，中師亦降太常博士、監宿州酒稅。未幾，通判應天府。

曹利用辟為群牧判官，徙知滑州，入為開封府判官。累遷尚書度支郎中、直史館、知澶州。以太常少卿、直昭文館知廣州。視事之明日，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，而廨有淫祠，中師遽命撤去之。兼市舶使，市舶置使自此始。

還，為諫議大夫、判尚書刑部。加集賢院學士，再知澶州。未行，進龍圖閣直學士、知幷州，許便宜從事。改樞密直學士、知益州。先是，轉運使韓瀆急於籠利，自薪芻、蔬果之屬皆有算，而中師盡奏蠲之。

康定中，任布守河陽，數上書論事，帝欲用之。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任布下，遂並召為樞密副使。明年，建北京，令中師領修建。進給事中，宣撫河東，不行。求補郡，以尚書禮部侍郎、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。求內徙，得知陳州。

逾年，上書言：「臣老矣，家本曹人，願得守曹。」遂以知曹州。改戶部侍郎。明年，請老，拜太子少傅致仕，進少師。卒，贈太子太傅，謚安惠。中師性樂易，平居自奉甚儉約，晚知養生之術，號「大塊翁」。

周起

周起，字萬卿，淄州鄒平人。生而豐下，父意異之，曰：「此兒必起吾門。」因名起。幼敏慧如成人。意知衛州，坐事削官，起才十三，詣京師訟父冤，父乃得復故官。舉進

士，授將作監丞、通判齊州。擢著作佐郎、直史館，累遷戶部、度支判官。

真宗北征，領隨軍糧草事。以右正言知制誥，權判吏部流內銓。尋為東京留守判官，判登聞鼓院。封泰山，攝御史中丞、考制度副使，所過得采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聞。東封還，近臣率頌功德，起獨以居安為戒。進金部員外郎、判集賢院。

初置糾察刑獄司，因命起，起乃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，並聽受訴，從之。擢樞密直學士、權知開封府。起聽斷明審，舉無留事。真宗嘗臨幸問勞，起請曰：「陛下昔龍潛於此，請避正寢，居西廡。」詔從之，名其堂曰「繼照」。

起嘗奏事殿中，適仁宗始生，帝曰：「卿知朕喜乎？宜賀我有子矣」即入禁中，懷金錢出，探以賜起。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。從祀汾陰，貿權知河中府，徙永興、天雄軍，所至有風烈，數賜書褒諭。三遷右諫議大夫、知幷州。拜給事中、同知樞密院事。進禮部侍郎，為樞密副使。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酒，既而客多引去者，獨起與寇準盡醉，夜漏上乃歸。明日入見，引咎伏謝。真宗笑曰：「天下無事，大臣相與飲酒，何過之有？」

起素善寇準。準且貶，起亦罷為戶部郎中、知青州，又降太常少卿、知光州。稍遷秘書監，徙揚、杭二州，又徙應天府。復為禮部侍郎、判登聞鼓院。以疾請知潁州，徙陳州、汝州。卒，贈禮部尚書，謚安惠。

起性周密，凡奏事及答禁中語，隨輒焚草，故其言，外人無知者。家藏書至萬餘卷。起能書。弟超，亦能書，集古今人書並所更體法，為《書苑》十卷，累官主客郎中。起子：延荷，以孝友聞，官殿中丞；延雋，頗雅厚，官太常少卿。

程琳

程琳，字天球，永寧軍博野人。舉服勤辭學科，補泰寧軍節度推官。改秘書省著作佐郎、知壽陽縣，監左藏庫，召試，直集賢院。改太常博士、權三司戶部判官，契丹館伴使。契丹使者謂琳曰：「先皇帝嘗通使承天，太后獨無使，何也？」琳曰：「南北，兄弟也。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，故無嫌；今皇太后乃嫂也，禮不通問。」契丹使者語屈。後修《真宗實錄》，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，琳追述上之，遂修起居注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，知制誥、判吏部流內銓。

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，命琳發遣三司使。太倉贍軍粟陳腐不可食，歲且饑，琳盡發以貸民，凡六十萬斛，饑民賴以全活，而軍得善粟。鹽鐵官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，度支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鑄，下其議。琳曰：「第五琦用大錢，法卒不可行。乞令申試之。」鑄卒不就。

契丹遣蕭蘊、杜防來，蘊出位圖示琳曰：「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，今我位乃下，請升之。」琳曰：「此真宗所定，不可易。」防曰：「“ 國之卿，可以當小國之君。」琳曰：「南北雖兩朝，無小大之異，卿嘗坐我殿上，我顧小國耶？」防無以對。宰相將許之，琳曰：「許其小必啟其大。」

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。宰相張知白尤器之，當除命，喜曰：「不辱吾筆矣。」時歲饑，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，蠲被災郡縣租賦。改樞密直學士、知益州。上元張燈，州人夜聚遊嬉，琳戒曰：「有火則隨救之，毋白也。」已而果有火，終宴人無知者。或告振武軍變，琳曰：「軍中動靜我自知之，苟有謀，不待告也。」

遷給事中、權知開封府。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，貸妻子使以病告。琳察其色辭異，令有司驗得捶死狀。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，太后謂琳曰：「齊雄非殺人者，乃其奴嘗捶之。」 琳曰：「奴無自專理，且使令與己犯同。」太后嘿然，遂論如法。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，夫訴於府。琳命還女，吳氏曰：「已納宮中矣。」琳請於帝曰：「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。」帝亟命出之。笞而歸其妻。

遷工部侍郎、龍圖閣學士，復為御史中丞。不拜，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。改三司使，出納尤謹，禁中有所取，輒奏罷之。內侍言琳專，琳曰：「三司財賦，皆朝廷有也。臣為陛下惜，於臣何有？」帝然之。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，琳曰：「合而為一，易於勾校，可也。後有興利之臣，復用舊名增之，是重困民，無已時也。」再遷吏部侍郎，遂參知政事，遷尚書左丞。

時元昊反，猶遣使來朝，眾請按誅之。琳曰：「遣使，常事也，殺之不祥。」後使者益驕橫，大臣患之。琳曰：「始不殺，無罪也；今既驕橫，可暴其惡誅之，國法也，又何患耶？」又議重賄唃廝囉使討賊，得地即與之。琳曰：「使唃廝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。不若用間，使二羌勢不合，中國利也。」

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，其曾孫偕才七歲，宗室女生也，貧不自給。乳媪擅出券鬻第，琳欲得之，使開封府吏密諭媪，以偕幼，宜得御寶許鬻乃售。乳媪以宗室女故，入宮見章惠太后。既得御寶，琳乃市取之。又令吏市材木，買婦女。已而吏以贓敗，御史按劾得狀，降光祿卿、知潁州。

頃之，為戶部侍郎，尋復吏部、知天雄軍。又以左丞為資政殿學士。及建天雄軍為北京，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，欲侈大以要賞。琳以為方事邊陲，又事土木以困民，不可。既而繼明數有論奏，帝遣御史魚周詢按視，遂罷繼明，命琳獨主之。遷工部尚書，加大學士、河北安撫使。改武昌軍節度使、知永興軍、陝西安撫使。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，仍為陝西安撫使。

元昊死，諒祚立，方幼，三大將分治其國。議者謂可因此時，以節度使啖三將，使各有所部分，以弱其勢，可不戰而屈矣。琳曰：「幸人之喪，非所以柔遠人，不如因而撫之。」議者惜其失機。

既而遣使冊命，夏人方圍慶陽。琳曰：「彼若貪此，可緩慶州之難矣。」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，果喜，即日迎冊使，慶陽之圍亦解。嘗獲戎首，不殺，戒遣之，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。久之，以五百戶驅牛羊扣邊請降，且言：「契丹兵至衙頭矣，國中亂，願自歸。」琳曰：「彼詐也。契丹至帳下，當舉國取之，豈容有來降者？間聞夏人方捕叛者，此其是邪？不然，誘我也。」拒不受。已而賊果以騎三萬臨境上，以捕降者為辭。琳諜知之，閉壁倒旗，戒諸將勿動，賊疑有備，遂引去。

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大名府。琳持重不擾，前後守魏十年，度要害，繕壁壘，增守禦備。植雜木數萬，曰：「異時樓櫓之具，可不出於民矣。」人愛之，為立生祠。改武勝軍，又換鎮安軍節度使。上書曰：「臣雖老，尚能為國守邊。」未報，得疾卒。贈中書令，謚文簡。

琳為人敏厲深嚴，長於政事，辨議一出，不肯下人。然性嗇於財，而厚自奉養。章獻太后時，嘗上《武后臨朝圖》，人以此薄之。

姜遵

姜遵，字從式，淄州長山人。進士及第，為蓬萊尉，就辟登州司理參軍，開封府右軍巡

判官。有疑獄，將抵死，遵辨出之。遷太常博士，王曾薦為監察御史，殿中侍御史，開封府判官。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隙，發遵在廬陵時贓事，按驗無狀，猶降通判延州。復入為侍御史、判戶部勾院。利州路饑，以遵為體量安撫，遷知邢州。

仁宗即位，徙滑州，為京東轉運使，徙京西。未幾，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。建言三司、開封府日接賓客，廢事，有詔禁止。歷三司副使，再遷右諫議大夫、知永興軍。奏罷咸陽富民元氏歲貢梨。召拜樞密副使，遷給事中，卒。贈吏部侍郎。

遵長於吏事，為治尚嚴猛，所誅殘者甚眾。在永興，太后嘗詔營浮屠，遵毀漢、唐碑碣代磚甓，既成，得召用。

范雍

范雍，字伯純，世家太原。曾祖仁恕，仕蜀為宰相。祖從龜，刑部侍郎，入朝，改右屯衛將軍，後葬河南，遂為河南人。雍中進士第，為洛陽縣主簿。累官殿中丞、知端州。遷太常博士。寇準辟為河南通判，還，判三司開拆司。河決滑州，選為京東轉運副使。歷河北、陝西轉運使，入為三司戶部副使，又徙度支。以尚書工部郎中為龍圖閣待制、陝西都轉運使。還，提舉諸司庫務，勾當三班院。

環、原州屬羌擾邊，以雍為安撫使。建言：「屬羌因罪罰羊者，舊輸錢，而比年責使出羊，羌人頗以為患。請輸錢如舊，罪輕者以漢法贖金。」從之。遷右諫議大夫、權三司使。

雍在京東時，平滑州水患。以勞加龍圖閣直學士。明年，拜樞密副使。丁母憂，起復，遷給事中。玉清昭應宮災，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：「先帝竭力成此宮，一夕延燎幾盡，惟一二小殿存爾。」雍抗言曰：「不若悉燔之也。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，遽為灰燼，非出人意；如因其所存，又將葺之，則民不堪命，非所以畏天戒也。」時王曾亦止之，遂詔勿葺。遷尚書禮部侍郎。

太后崩，罷為戶部侍郎、知陝州，改永興軍。是歲饑疫，關中為甚，雍為振恤。以疾，請近郡，遂知河陽。進吏部侍郎，徙應天府，又改河南府，進資政殿學士。陳安邊六事，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，於永興軍、河中府益募土兵以備陝西，即涇原、環慶有警，河中援之。

既而元昊反，拜振武軍節度使、知延州。因言：「延州最當賊衝，地闊而砦柵疏，近者百里，遠者二百里，土兵寡弱，又無宿將為用，而賊出入於此，請益師。」 不報。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，雍信之，不設備。一日，引兵數萬破金明砦，乘勝至城下。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，守城者才數百人。雍召劉平於慶州，平帥師來援，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，大敗，平、元孫皆為賊所執。雍閉門堅守，會夜大雪，賊解去，城得不陷。左遷戶部侍郎、知安州。居一歲，復吏部侍郎、知河中府。

又為資政殿學士、知永興軍兼轉運司事，遷尚書左丞，加大學士。初，完永興城，或言其非便，詔止其役，雍匿詔而趣成之。明年，賊犯定川，邠、岐之間皆恐，而永興獨不憂寇。復徙河南府，又遷禮部尚書，卒。贈太子太師，謚忠獻。

雍為治尚恕，好謀而少成。在陝西，嘗請於商、虢置監鑄鐵錢，後不可行；又括諸路牛以興營田，亦隨廢。頗知人，喜薦士，後多至公卿者。狄青為小校時，坐法當斬，雍貸之。

子宗傑，為兵部員外郎、直史館，歷陝西轉運使，先雍卒。宗傑子子奇。

孫 子奇

子奇，字中濟，階祖雍蔭，簽書幷州判官。以唐介薦，神宗賜對，提舉修在京倉。三司使又薦，按覆營繕，匠吏積為欺隱，懼罪，造飛語間之。神宗遣大閹張茂則察其無私，勞之曰：「為吏當如是，無恤人言。」授戶部判官，為湖南轉運副使。建言：「梅山蠻恃險為邊患，宜拓取之。」後章惇開五溪，議由此起。

入判將作監。使於遼，導者改路回遠，子奇謂曰：「此去雲中有直道，旬日可至，何為出此？」導者又欲沮子奇下馬館門外，子奇曰：「異時於中門下馬，今何以輒易？」導者計屈。歷河東、陝西、河北、京東四路轉運使，工部、左司二郎中，加直龍圖閣，使河北。諸郡猶榷鹽，奏罷之。

元祐初，為將作監、司農卿，復使陝西，以病解。起知鄭州，加集賢殿修撰、知河陽。召權戶部侍郎。刪酒戶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。未幾，出知慶州，廣儲蓄，繕城柵，嚴守備，羈黠羌，推誠待下，人樂為用。入為吏部侍郎，以待制致仕，卒，年六十三。子

坦。

曾孫 坦

坦，字伯履，以父蔭為開封府推官、金部員外郎、大理少卿，改左司員外郎。押伴夏國使，應對合旨，賜進士第，權起居舍人。使於遼，覆命，具語錄以獻。徽宗覽而善之，付鴻臚，令後奉使者視為式。遷殿中監，知開封府，再命使遼。時興邊議，非時遣使以觀釁，坦以不宜始禍，辭其行。徽宗怒，責舒州團練副使，稍復集賢殿修撰，知江寧府、洪揚二州。

召為戶部侍郎，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。以便親請外，知河陽。入辭，徽宗曰：「夾錫錢之害，甚於當十，宜速正之，為一道率。」坦至，即奏罷之。政和初，復為戶部，遂改當十錢為當三；罷淮鹽入東北；鬻諸州公田，以實常平。又上疏言：「戶部歲入有限，用則無窮。今節度使八十員，留後至刺史數千員，自非軍功得之，宜減其半俸；及他工技末作，一切裁損。」時以為當。

時張商英為相，坦多與之合。及商英去，言者論坦助為匿竭之說，以搖眾聽；又言坦建議鬻田、改常平法、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罪，貶黃州團練副使，安置韶州。以赦，復徽猷閣待制，卒，年六十二。

趙稹

趙稹，字表微。其先單父人，後徙宣城。為人誠質寬厚，少好學。吳太府卿田霖退居郡中，名有風鑒，故以女妻稹。擢進士第，歷平定軍判官、台州推官。改大理寺丞、知昆山縣，通判楚州。遷殿中丞、知通州。召還，同判宗正寺，樞密直學士李浚薦為監察御史，再遷侍御史、判登聞鼓院、開封府判官，徙三司開拆、憑由司。帝祀汾陰，為留守推官。

遷尚書兵部員外郎、益州路轉運使，真宗諭曰：「蜀遠而數亂，其利害朕所欲聞。卿至，悉條上之，祗附常奏，毋著姓名。」稹至，數言部中事，至一日章數上。蒲江縣捕劫盜不得，反逮繫平民，楚掠誣服。稹適行部，意其冤，馳入縣獄，問得狀，悉縱之。遷工部郎中。

召為侍御史知雜事、同判吏部流內銓，糾察在京刑獄。慎從吉知開封府，其子鈞、銳受賕，事連錢惟演。穎與王曾白其姦狀，從吉坐免，惟演亦罷去。

改三司鹽鐵副使，擢右諫議大夫、集賢院學士、知益州。度支市錦六千匹，召工計歲織裁千餘匹，止以歲所織數上供。久之，或言穎不達民情，喜尊大，降知同州，徙鳳翔、京兆府，三遷工部侍郎，復糾察在京刑獄。加樞密直學士、知幷州，代還，遷刑部侍郎。

天聖八年，擢樞密副使，遷吏部侍郎。時，權出宮掖，穎厚結劉美人家婢，以故致位政府。命未出，人馳告穎，穎問曰：「“東頭？西頭？」蓋意在中書也。聞者皆以為笑。章獻太后崩，罷為尚書左丞、知河中府，遷禮部尚書。既病，乞骸骨，拜太子少傅致仕。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謚僖質。

任布

任布，字應之，河南人。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。力學，家貧，嘗從人借書以讀。進士及第，補安肅軍判官，輒刺問虜中事，上疏請飭邊備，仍奏河北利害。後契丹至澶淵，真宗識其名，特改大理寺丞、知安陽縣。通判嘉州，還，知開封府司錄事，通判大名府。初置提點刑獄，選布領荊湖南路。

入權三司鹽鐵判官，判度支勾院。京城東南有泉湧出，為築祥源觀，男女徒跣奔走瞻拜。布論之曰：「明朝不宜以神怪衒愚俗。」遂忤宰相意。又與徐奭、麻溫其試開封府進士，而奭潛發封卷視之。降監鄧州稅，徙知宿州。

時越州守闕，寇準曰：「越州有職分田，歲入且厚，今爭者頗眾，非廉士莫可予。」乃徙布越州。有祖訟其孫者「醉酒詈我」，已而悔，日哭於庭曰：「我老無子，賴此孫以為命也。」布聞之，貸其死，上書自劾，朝廷亦不之責。

寇準貶，布亦徙建州，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。丁謂既逐，稍用為白波發運使。歲餘，判三司開拆司，出為梓州路轉運使。富順監鹽井，歲久鹵薄而課存，主者至破產，或鬻子孫不能償。布奏除之。遷祠部郎中、權戶部判官，擢江、淮制置發運使。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，布一切罷去。

召為三司度支副使，奉使契丹。還，加直史館、知荊南。為鹽鐵副使，命管伴契丹使。

歷兵部、刑部郎中，拜右諫議大夫、知真定府。或欲省河北兵，布言：「“契丹、西夏方窺伺中國，備未可弛也。」築甬道屬滹沱河，跨絕泥潦。徙滑州，改天雄軍。遷給事中、集賢院學士、知許州。未幾，為龍圖閣直學士，徙澶州。黃德和誣劉平降賊，欲收平家，布力言平非降賊者。復徙真定，又徙河南府，未至，召為樞密副使。

布純約自守，及秉政，無所建明。子遜嘗上書，詆大臣及布皆為不才，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「布不才，其子能知之。」乃以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。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，為不知體。改蔡州，授太子少保致仕，進少傅。皇祐間，詔陪祀明堂，稱疾不赴。賜一子進士出身，遷少師。

始，布歸洛中，作「五知堂」，謂知恩、知道、知命、知足、知幸也。卒，贈太子太傅，謚恭惠。子達，性亦恬遠，尚釋氏學，曆官為司封郎中。

高若訥

高若訥，字敏之，本幷州榆次人，徙家衛州。進士及第，補彰德軍節度推官，改秘書省著作佐郎，再遷太常博士、知商河縣。縣有職分田，而牛與種皆假於民，若訥獨廢不耕。

御史知雜楊偕薦為監察御史裏行，遷尚書主客員外郎、殿中侍御史裏行。改左司諫、同管勾國子監，遷起居舍人、知諫院。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知睦州，余靖、尹洙論救仲淹，相繼貶斥。歐陽修乃移書責若訥曰：「仲淹剛正，通古今，班行中無比。以非辜逐，君為諫官不能辨，猶以面目見士大夫，出入朝廷，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！今而後，決知足下非君子”」若訥忿，以其書奏，貶修夷陵令。未幾，加直史館，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。

王蒙正知蔡州，若訥言：「蒙正起裨販，因緣戚里得官。向徙郴州，物論猶不平，今予之大州，可乎？」詔寢其命。大慶殿設祈福道場，若訥奏曰：「大慶殿非行禮不御，非法服不坐，國之路寢也，豈可聚老、釋為瀆慢？」閻文應為入內都知，若訥言其肆橫不法，請出之，遂出文應為相州兵馬鈐轄。又奏三公坐而論道，今二府對才數刻，何以盡萬機？宜賜坐從容，如唐延英故事。

擢天章閣待制、知永興軍，留判吏部流內銓，出為河東路都轉運使。召還，兼侍讀、權判尚書刑部。丁母憂，始許行服，給實俸終喪。服除，加龍圖閣直學士、史館修撰，以

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。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數爭事上前。明年春，大旱，帝問所以然者，若訥曰：「陰陽不和，責在宰相。《洪範》，大臣不肅，則雨不時若。」於是昌朝及育皆罷，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使。

王則據貝州，討之，逾月未下。或議招降，若訥言：「河朔重兵所積，今釋不討，後且啟亂階。」及破城，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治，有臣賊狀。朝廷議貸死，若訥謂：「守臣不死，自當誅，況為賊屈？」得一遂棄市。

以工部侍郎、參知政事為樞密使。凡內降恩，若訥多覆奏不行。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，固執為不可。若訥畏惕少過，而前騶驅路人輒至死，御史奏彈之。皇祐五年，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、尚書左丞、同群牧制置使、判尚書都省，止命舍人草詞。卒，贈右僕射，謚文莊。

若訥強學善記，自秦、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，尤喜申、韓、管子之書，頗明曆學。因母病，遂兼通醫書，雖國醫皆屈伏。張仲景《傷寒論訣》、孫思邈《方書》及《外台秘要》久不傳，悉考校訛謬行之，世始知有是書。名醫多出衛州，皆本高氏學焉。

皇祐中，詔累黍定尺以製鍾律，爭論連年不決。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，依《隋書》定尺十五種上之。並損益祠祭服器，悉施用。有集二十卷。

孫沔

孫沔，字元規，越州會稽人。中進士第，補趙州司理參軍。跌蕩自放，不守士節，然材猛過人。後以秘書丞為監察御史裏行。

景祐元年，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，沔奏：「喪未祥禫而行嘉禮，非制也。」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，被劾，沔奏：「加罪安世，恐杜天下言者，請勿治。」 黜知衡山縣。道上書言時事，再貶永州監酒。移通判潭州、知處州。復為監察御史，再知楚州。所在皆著能跡。召為左正言，論事益有直名。遷尚書工部員外郎，提舉兩浙刑獄，遂以起居舍人為陝西轉運使。

時宰相呂夷簡求罷，仁宗優詔弗許。沔上書言：「自夷簡當國，黜忠言，廢直道，及以使相出鎮許昌，乃薦王隨、陳堯叟代己。才庸負重，謀議不協，忿爭中堂，取笑多士，

政事寢廢。又以張士遜冠台席，士遜本乏遠識，至隳國事。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，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，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，冀復思己而召用也。陛下果召夷簡還，自大名入秉朝政，於茲三年，不更一事。以姑息為安，以避謗為智。西州將帥累以敗聞，契丹無厭，乘此求賂。兵殲貨悖，天下空竭，刺史牧守，十不得一。法令變易，士民怨嗟，隆盛之基，忽至於此。今夷簡以病求退，陛下手和御藥，親寫德音，乃謂『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躬』，四方義士傳聞詔語，有泣下者。夷簡在中書二十年，三冠輔相，所言無不聽，所請無不行，有宋得君，一人而已，未知何以為陛下報？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，左右毀之也；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，朋黨蔽之也。比契丹復盟，西夏款塞，公卿忻忻，日望和平。若因此振紀綱，修廢墜，選賢任能，節用養兵，則景德、祥符之風，復見於今矣。若恬然不顧，遂以為安，臣恐土崩瓦解，不可復救。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，百度已正，欲因病默默而去，無一言啟沃上心，別白賢不肖，雖盡南山之竹，不足書其罪也。」

書聞，帝不之罪，議者喜其謇切。居兩月，以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，又遷禮部郎中，為環慶路都總管、安撫經略使、知慶州。元昊死，諸將欲乘其隙，大舉滅之。沔曰：「乘危伐喪，非中國體。」三司所給特支，物惡而估高，軍士有語，優人因戲及之。沔曰：「此朝廷特賜，何敢妄言動眾！」命斬之徇。將佐爭言：「此特戲爾，不足深罪也。」沔徐呼還，杖脊配嶺南，謂之曰：「汝賴戲我前，即私議動眾，汝必死，而告者超遷矣。」明日，給特支，士無敢歡者。

歷知陝州、河東都轉運使，又知慶州，聚戰亡遺骸葬祭之，軍中感泣。凡三知慶州，邊人服其能。遷龍圖閣直學士，又遷樞密直學士、知成都府，未至，以母喪罷。服除，為陝西都轉運使。求知明州，會京東多盜，乃以知徐州，明購賞，嚴誅罰，盜遂止。

徙秦州，時儂智高反，沔入見，帝以秦事勉之。對曰：「臣雖老，然秦州不足煩聖慮，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。臣睹賊勢方張，官軍朝夕當有敗奏。」明日，聞蔣偕死，帝諭執政曰：「南事誠如沔所料。」宰相龐籍奏遣沔行，以為湖南、江西路安撫使，以便宜從事，加廣南東、西路安撫使。沔請益發騎兵，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，求武庫精甲五千。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：「毋張皇！」沔曰：「前日惟亡備，故至此。今指期滅賊，非可以僥幸勝，乃欲示鎮靜耶？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，危亡之道也。」居二日，促行，才與兵七百。沔憂賊度嶺而北，乃檄湖南、北曰：「大兵且至，其繕治營壘，多具宴犒。」賊疑不敢北侵。會遣狄青為宣撫使，沔與青會。青與智高遇，戰歸仁鋪，智高敗走。青還，沔留治後事，遷給事中。及還，帝問勞，解御帶賜之，以知杭州。至南京，召為樞

密副使。

張貴妃薨，追冊為皇后，命沔讀冊。故事，正后，翰林學士讀冊。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護葬，且曰：「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，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。」遂求罷職。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。遷大學士，徙知青州。又遷觀文殿學士、知幷州。而諫官吳及、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檢，守杭及幷所為不法，乃徙壽州。

詔按其跡，而使者奏：「沔在處州時，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，遂誘與奸。及在杭州，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，旻高其直，沔為恨。會旻貿紗有隱而不稅者，事覺，沔取其家簿記，積計不稅者幾萬端，配隸旻他州。州人許明有大珠百，沔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。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《鷹圖》，明不以獻。初，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，故幼名「大王兒」。沔即捕按明僭稱王，取其畫鷹，刺配之。及沔罷去，明詣提點刑獄，斷一臂自訟，乃得釋。杭州人金氏女，沔白晝使吏卒輿致，亂之。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，沔見西湖上，遂設計取趙女至州宅，與飲食臥起。所刺配人以百數，及罷，盜其按去，後有訴冤者多以無按，不能自解。在幷州，私役使吏卒，往來青州、麟州市賣紗、絹、綿、紙、藥物。官庭列大梃，或以暴怒擊訴事者，嘗剔取盜足後筋，斷之。」奏至，乃責寧國節度副使，監司坐失察，皆被絀。其後復光祿卿，分司南京，居宿州。會恩，知濠州，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。

英宗即位，遷戶部。帝與執政議守邊者，難其人，參知政事歐陽修奏：「孫沔向守環慶，養練士卒，招撫蕃夷，恩信最著。今雖七十，心力不衰，中間曾以罪廢，然宜棄瑕使過。」遂起為資政殿學士、知河中府，又以為觀文殿學士、知慶州，徙延州，道卒。

沔居官以才力聞，強直少所憚，然喜宴遊女色，故中間坐廢。妻邊氏悍妒，為一時所傳。初，陝西用兵，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，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。及沔廢後，真定路安撫使呂溱繼得罪，自此守帥之權宜微矣。

論曰：君子惟能立身，而後可以佐國。中正、起自陷朋黨，遵、稹憸邪，沔頗知兵而以汙敗。琳有才器，能斷大事，然獻《武后臨朝圖》於章獻，君子鄙之。雍任邊寄而覆軍敗將，幾不自保。若訥喜申、韓、管子之書，中師、布少所建明，殆亦未足與議也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